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九十回 夜晚藏珍樓芸生得寶 次日白沙灘大眾同行

且說大眾到了樓上，各有心事。徐良惦记著與白芸生大哥盜劍，展熊飛想著的是冠袍帶履，馮淵也為的是魚腸劍。可巧馮淵上來就把劍先得在手內。徐良一看寶劍被馮淵得去，順手就奪。馮淵哪裡肯給，說：「前一回我得的寶劍，被你要去了，這一次任憑是誰，我也不給了，我又不虧欠人家的情分，就是我們祖宗出來，也不能把這寶劍送給別人。」徐良說：「你要不給老西這口劍，你不用打算下樓！」馮淵說：「你要了我的性命都使得，這口劍你不用想了。」展南俠在旁勸解說：「徐賢姪，劍已被馮老爺得去，你一定與他要，他豈肯給你？再者為這一口劍，也不必反目，你一定要，把我這一口給你。我想先專諸刺王僚，是在魚腹內所藏的東西，你看這口劍，有多大尺寸，難道你還看不出來嗎？」這一句話，把徐良提醒，心中暗忖，馮淵這口劍，綠沙魚皮鞘子，黃絨繩挽手，連劍把長有四尺開外。又一想智化外面寫的明白，箱中有寶，舵中有劍，再樓圖上，也是舵中有劍。莫不成這個劍，不是真的？我往舵中看去。一縱身躡上舵去，用左手把舵抱住，右手順著舵上面一摸，復又用手一拍，砰砰的類如鼓聲相似。徐良心中歡喜，大概魚腸劍是在舵中哪。用手一劃，就撲哧的一聲，連紙帶布全都扯開。見中間有一個長方槽兒，裡面放著個硬木盒子，用手取出來。把盒蓋一抽，晃千里火一照，裡面有個小寶劍，連劍把有一尺多長，綠沙魚皮鞘子，金什件，金吞口，挽手絨繩是鵝黃燈籠穗。徐良把這口寶劍往抄包內一插，將空木盒子安放原處，飄身下來。此時馮淵只樂得在樓上亂扭，說：「我馮淵命中，當有這口寶劍，憑爺是誰，無論怎麼繞彎子，我可不上當了。不落人家虧欠，全都不怕。」自己在那裡嘟嘟囔囔，自言自語。徐良下來，說：「馮老爺，你得著寶劍，應當大家給你道個喜兒才是。」馮淵說：「我也不用你們道喜，我也不設香案。」徐良笑嘻嘻地說：「你把寶劍抽出來，大家看一看，怎麼個形象。」又向展爺說：「當初專諸刺王僚之時，這魚有多大的尺寸？魚要小了，似乎這口劍可裝不下。」展爺說：「我知道那口魚腸劍，連把兒共有一尺零五分。」徐良說：「他這口劍夠四個一尺零五分，別是大的魚腸劍罷。」展南俠說：「我也是納悶。」馮淵說：「你不用管我，大魚腸劍，小魚腸劍，與你無干。」徐良說：「你拉出來咱們大家瞧瞧，未為不可，誰還能搶你嗎？」展南俠也說：「抽出來大家看看，我作保，絕不能有人搶你的。」馮淵這才將寶劍用力往外一抽，拉了半天，也抽不出來。徐良說：「這劍拉不出來，是什麼緣故哪？」馮淵說：「準是多年未出鞘，鏽住了。」展爺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切金斷玉的寶物，焉有長鏽之理。」馮淵聽了這句話，就有些擔心了。又用平生之力，唸的一聲，才把寶劍抽將出來，大家一瞧這口寶劍，全部大笑，卻是半截鐵條。馮淵說：「我真是喪氣！」徐良道：「倒不是你喪氣，是你沒有那個大造化，故此真魚腸劍不能教你得著，你要看真正的，在徐老爺身上帶著呢。」說畢往外一扯，叫大眾一看，外面裝飾，卻與那劍一樣，就是尺寸短。展南俠叫他把裡面寶劍再拉出來大家看看。徐良把劍唸的往外一抽，寒光爍爍，冷氣森森，類若一口銀劍一般。展南俠說：「這才是真魚腸劍，分毫不差。」只氣得馮淵把那半根鐵條帶劍匣吧嗒扔在樓上，說：「徐良你真機靈，我種種事情，全不如你。」徐良說：「別看我得著寶劍，我也不不要，大家有言在先，將此物送與白大哥。」說著雙手遞將過去。白芸生謙讓了半天，這才將寶劍收下，佩在身上，說：「這口劍，雖然是無價之寶，據我看來，實在難用，尺寸太短。」徐良說：「我告訴你一個主意，每遇動手之時，你把刀挎在左邊，把劍佩在右邊，動手仍然用刀，往近一樓身，回手拔劍，仍然是削人兵器。」可見徐良實在聰明，一見寶劍，他就出了這門一個主意。後來，白芸生真就照他這個主意，百戰百勝。

芸生把劍掖好，展南俠將冠袍帶履請出來，眾人參拜了一回，然後用大抄包包好，背將起來。別的物件，全都不管，就背著了冠袍帶履。眾人下樓，照舊出了四道門，仍是徐良帶路，直奔西牆而來。過了兩段界牆，到了城牆，用百練索搭住，一個跟著一個上去，下得城牆，大家投奔公館而來。到了公館，躡牆而入，來至東院，進了上房，蔣平見展南俠肩高聳聳的背定，必是萬歲的冠袍帶履，隨就道喜。展南俠說：「托賴四哥之福。」從肩頭上解將下來，大家又參拜了一回。冠袍帶履放在裡間屋內，然後大家更換衣服，落座，叫人烹上茶來。蔣平問道：「是怎麼請出來的？」展南俠就把始末根由述了一遍。蔣平把腳一蹙，咳了一聲說：「罷了，智賢弟稱得起高明之士，不必說，他準是把藏珍樓一破，我們往後之事，他一概不管了。」展南俠說：「怎麼見得？」蔣平說：「咱們請他出來之時，他叮問明白了，得了冠袍帶履，還有什麼事情？我們說的只要把冠袍帶履請出來，別有什麼大事，一概不用你管了。如今，他準是出家去了。」展南俠說：「不出四哥所料。」隨叫擺酒，又談了會得劍之事，天光大亮，把殘席撤去，芸生吩咐店家，預備了香案，自己參拜了一向。

這時天彪從外面進來，與大眾行禮。蔣平見他來，就知道有事，連忙問道：「你來有什麼事情？」天彪說：「今日他們擂台，約請知府給他們出告示，又約會本地總鎮大人給出告示，他們是倚官仗勢擺的擂台，我特來送信。」蔣平說：「本地知府姓臧，總鎮是誰？」天彪說：「總鎮姓白，叫白雄。」蔣俠說：「這個人可不是外人，是范大人妻弟。這個知府是個貪官，我們與他可無往來。」展南俠說：「這個知府，我可知，他當初做過幕賓，與龐煜合藏春酒，助桀為虐，現今作了知府，焉有不貪之理。這個白總鎮，絕不能與他同黨。」蔣平說：「少刻我自自有主意。」又問：「天彪，昨天晚上，破了藏珍樓，你們前邊知道不知道？」天彪說：「只願迎接知府，議論擂台之事，並且托知府約請總鎮大人，一者彈壓地面，二者觀看打擂，故此後面之事，一概不知。」蔣平說：「你疾速回去罷，此處不可久待。」天彪告辭，直奔團城子而去。

天彪去後，蔣平叫張龍、趙虎，拿展南俠的名帖，帶領兩名馬快班頭上總鎮衙門，請總鎮大人便衣至公館，我們展大人有面談之事，千萬秘密，不可把風聲透露。說畢二人起身，直奔總鎮衙門，將名帖遞將進去，並前言述說了一遍。二人回到店中，見了蔣平，回說總鎮大人少刻即到。果然工夫不大，外面將名帖遞進，這裡下了個「請」字，不多一時，來在東院，展爺迎將出來，見這位總鎮，將軍摺袖，鸞帶繫腰，面似銀盆，劍眉長目，鼻直口闊，虎臂熊腰。見面對施一禮，讓至室中。大家落座，獻茶已畢，一對問了名姓，又問蔣平與大眾來歷。蔣平就把開封府的文書叫總鎮看了一回。白雄一怔，問：「冠袍帶履，可曾得著沒有？」蔣平又把得冠袍帶履，沒有白菊花下落的話，說了一遍，便問道：「大人今天，還是前去，還是給他們出告示？」白雄說：「昨天本地臧知府請我出來，一半看打擂，一半給他們彈壓地面，懇求再三，我如今既知曉他們是惡霸之人，我斷然不能前去。」蔣平說：「不可，總要大人親身前去才好。」白雄問：「什麼緣故？」蔣平說：「這東方亮奏明在案，與襄陽王叛反國家，臧知府也是他們一黨。大人前去，在那台上，絆住東方亮、東方清、臧知府，看我的暗號行事，我要把手往上一招，大人就把三個人拿住，就算大人奇功一件。」總鎮連連點頭說：「三個人走脫一名，惟我是問。蔣大人，展大人，若是要兵將，可是現成的。」蔣平說：「很好！大人點起二百名步隊，各帶短刀，彼此暗有記認方好，省得臨時自相踐踏。」總鎮點頭，領了蔣平言語告辭。大家送他出去。然後眾人將早飯用畢。

忽聽店外，嚷嚷吵吵，俱是瞧看擂台之人，蔣平與南俠一商議，叫張龍、趙虎看著冠袍帶履，別者眾人全部散走，可不用離得甚遠。徐良把頭巾一戴，先蓋住自己眉毛，總怕別人看見，艾虎同著他一路前往。盧珍、芸生二人一路前往。邢家兄弟一路前往。惟獨韓天錦沒人願意與他同走，徐良衝著他使出了一個眼色，他就叫馮淵跟他一路同走，馮淵也不願意。再三推諉不行，韓天錦將他抓住，往肩頭上一扛，直奔白沙灘打擂去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